



李跃

让生活充满  
**阳光**

让生活充满

阳光



# 自序

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据说三年自然灾害前夜，因此可归结为自然灾害带来的先天缺陷，面痴头大，行动迟缓。父亲看了电影《红岩》里的小萝卜头，拿我的面相和他对照，头大且一脸菜色，给我起个外号叫“大头”。大人喊我大头，我默默不语，一脸的憨笑，同辈喊我大头，打得赢的我就威胁他，打不赢的我就在心里咒他。后来看到银元上铜毫上都有大头光头，也不觉得不好，慢慢地听之任之了。缘于自己先天的弱项，以致幼不开蒙、少不更事，到了大龄（大理）也不懂得风花雪月。

上小学时，我的思想如野蜂飞舞，思绪常常飞到很远的地方，拉也拉不回，学习的事，理也理不清。特别是算术，被老师叫到前台演算，算不出来，老师说了很多有伤自尊的话，从此扯起“逆反”的大旗，你讲得口干舌燥，我就装作睡觉，其实，这是害了自己。倒是大楷自己写得比较认真，有时整篇得到老师的红圈。不好的开头导致我后来学习的偏向。读初中时，语文、地理、历史还马马虎虎，数理化则是马尾穿豆腐——提都提不起来，在学习气氛不浓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学习老也打不起精神，以致，初中毕业就下乡到农村插队。种田、杀猪、栽树、自己缝洗被子什么体力活都干过，身体是累了点，但思想单纯、想法不多、也不伤脑子。为了填补空旷的思想，让空下来的时间过得快一些，油灯下抄书看书。书也不是正规渠道的版本，都是流传甚广的手抄本。像什么《少女之心》、《塔里的女人》、《一双绣花鞋》、《叶飞三下南京》、《远东之花》、《第二次握手》等。抄书看书成了闲下来的习惯以后，就生方设法找书看，加之，形势渐渐好转，“冰雪”渐渐消融，“封锁”不是那么严了，也能搜集到一些中外名著来看。从书中知道了战争风云、朝代更迭、善与恶、美与丑、鲜花与毒草，从而增强对世事的判断能力，对真假好坏的甄别能力，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到电力公司工作以后，电站、变电站的工作是抄表、拉闸、换保险等简单活计，时间更加富裕，我加快了阅读的速度，几乎每天一本书就在朝露暮阳中翻过去。爱看书，善学习的习惯，偶然被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注意到，他发话：公司不是缺搞办公室的吗？我看这小伙可以。一句话，决定我的工作走势。随后，在书的牵引下从电力公司办公室到煤炭局办公室，又从县委办公室到宣传部文明办办公室，最后在文体局“搁浅”。

和文字打交道多了，也可以熟能生巧应付一些日常公文、领导讲话稿、“八股”官样文章。磨练久了，潮起潮落，静下心来，就试着写一些散文、随笔、杂文等，

也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日积月累，也有那么四五十篇。闲下来以后，跟风地附庸风雅满足点小虚荣，把所写的文章筛选打印成册，就算作是“出书”。书中文章多数报纸杂志登载过，余下的是外出旅游、在家沉思、朋友聊天而成的游记、随笔、感悟等。笔者知天命之年，揽于此事，若书中有蒹葭倚玉树、关公战秦琼、不足谬误之处，还待读者捧腹大笑之余，批评指正。

笔者

2012年8月1日

注：书中图片为李跃、李晨瑶摄

# 目 录

## 自序

### 第一章 乐山乐水

情系泸沽湖	01
摩梭人的诺亚方舟	04
菌子山随想	06
感受拐村	08
大雁塔	10
黄河绝恋	12
清晨踏访凤凰古镇	14
西行散记	16
怒江之旅	24
“漫”游涠洲岛	31
台湾巡礼	34
相约海陵岛	50
珠江写意 幸福广州	54
又见乌鸦	56

### 第二章 铭记怀念

一件衬衣	61
遭遇音乐	62
1977 那场雪	64
怀念母亲	66
妈妈做的菜	68
写在母亲墓前	69
关于父亲的事	70
遥望中秋月儿圆	72

缅怀邓丽君	74
你，只要绽开笑靥一次	77
聆听大师的天籁之音	79
童年的老街	82
审视今生缘	86
长街惊梦	88
走在荒郊野外	90
苦夏小夜曲	91
岁月随想曲	94
庆祝建国 60 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红旗颂”解说词	96

### 第三章 杂文随笔

麻雀消失后的启示	103
小河的联想	105
城市的夜光	108
品味读书	110
冬日	112
足球，让我们同悲同欢	114
闲侃魅力	115
朋友，走出“象牙塔”	116
又见秋天	118
疯疯癫癫论“喝酒”	119
收藏记忆	122
品味随意	124
人到中年	126
离婚了吗	128
别样心情话凄美	130

# 情系泸沽湖

神奇静谧的泸沽湖，像一颗璀璨诱人的蓝宝石镶嵌在滇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追寻探密。泸沽湖西北面的睡美人格姆女神，在落日的余晖下更加楚楚动人，显露出柔美的姿态，给人以酒的醉意……。湖畔摩梭人保留着原始的母系制社会古俗遗风和“阿夏”走婚习俗，使秀美的泸沽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旅行车绕着崇山峻岭缓缓而下。远眺泸沽湖，她镶嵌在万绿丛中，像一位贤淑尔雅的摩梭族少女，袒露着洁白而柔美的身姿，凝眸仰望着蓝天，恋眷着白云；又像一位仙女失落的碧镜，蓝莹透明，夺目心醉。泸沽湖四季清凉，气候宜人，僻静的滩湾里居住着勤劳勇敢，善良好客，有着传统美德的摩梭人。

“女儿国”之夜，非常寂静，反使人辗转不眠，一大早便起身，沿着湖畔沙滩漫步。湖面湿润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微风吹来，新鲜凉爽；水是透明的，空气仿佛也是清新透明的。曙光从山头上斜洒下来，湖面镀上一层耀眼的蓝色宝石的光亮，一叶叶独木舟（猪槽船）解缆穿梭而行，新的一天开始了，泸沽湖又以多情柔美的姿态展现在游人面前。在摩梭姑娘“来的都是朋友，玛达米……”歌声的牵引下，独木舟向湖的深处划去；小草在水底摇曳，湖水越变越湛蓝，蓝中透明，盈盈流动，可观鱼翔浅底。嬉戏湖面的水鸟并不怕人，不时从湖面掠过，平静的水面划开一条条波纹，漾起一串串粼粼的涟漪……。

泸沽湖里有七个岛点缀其间，更使她刚柔并济，岛上情貌各有千秋。游览湖岛另有一番情趣，小岛四周奇石叠嶂，石峰从深水处探出水面，景观各异。岛上杂木丛生，藤树密布，并有许多花树果树，绿树丛中鸟鸣声声，婉转如云，给人以鸟语花香的境地。站在岛的顶端放眼观湖，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倒映湖中，水天一色，天水相连，浏亮的清波，葱翠的山林，多姿多彩的湖光山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幽美过人，如梦似幻的山水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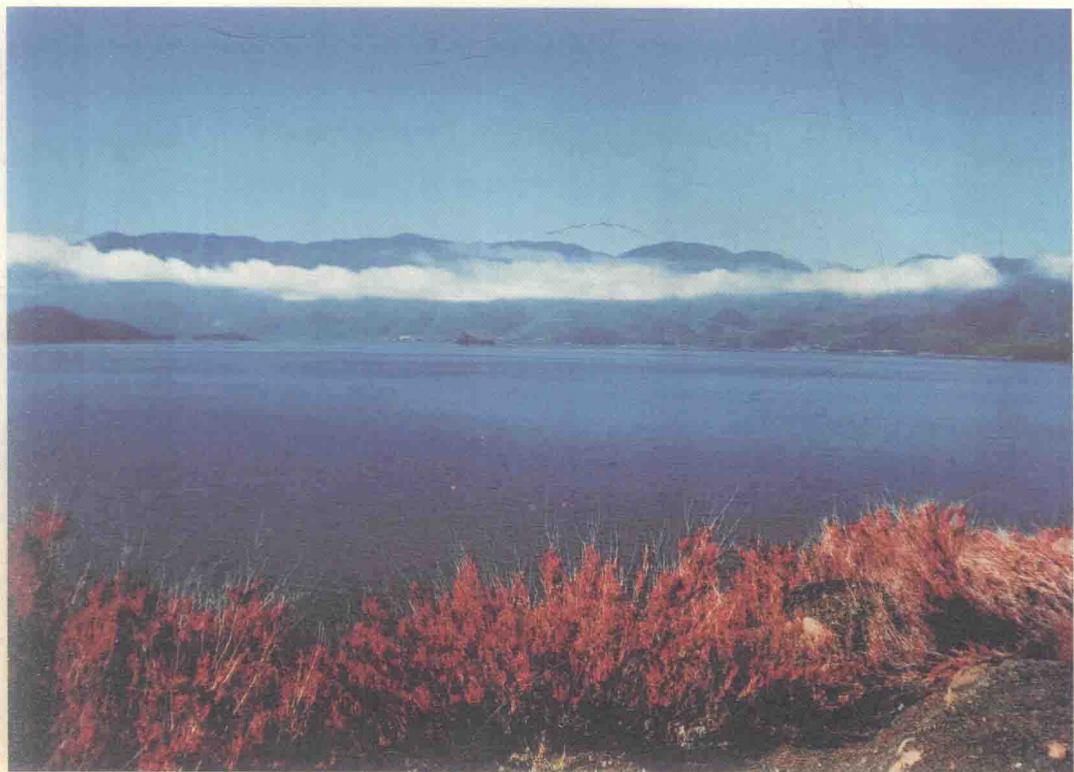
傍晚，夕阳的余晖铺洒湖面，激动不已的湖水不停地拍打着沙滩，但不像海浪撞击礁石那样惊涛拍岸，而是像母亲的手臂，轻轻地摇着摇篮，为甜睡的孩子吟唱“摇篮曲”。

泸沽湖，一个洋溢着热情的神秘的“人类母系社会的最后领域。”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有的是摩梭姑娘醉人的甜歌和透明；在松木砍摞而成别具风格的

木楞房前，看到的都是一张张热情的笑脸；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衣食住行，民族风情，使远方的客人耳目一新。晚餐，非常充裕、丰盛，一个古风犹存的民族把她最隆重的礼仪连同她们的全部热情一起向你捧了出来，用“酥里玛”酒敬给客人，反映这个民族好客、纯朴、圣洁的感情。喝过酒，宾主围坐在火塘边，摆叙家常，讲述一些家族的历史渊源，古老的风俗礼仪等。一会儿，鸡肉煮熟了，猪膘肉炖在砂锅里，飘溢出阵阵香味，宾主同坐在火塘边美餐畅饮；各种美味佳肴使客人胃口大开，食欲倍增，一块猪膘肉塞在嘴里，此时此境，醉人的除了“酥里玛”酒外，更令人心醉的是情歌。摩梭族有“能歌善舞”的美称，当客人酒至半酣时，美丽的摩梭姑娘便飘然而至，唱着敬酒歌向客人敬酒。是的，汉族是用猜拳行令发散酒兴，而摩梭族则是用歌声抒发情感的，歌声清亮，音域宽广，音质优美，没有伴奏，没有杂音，像湖水一样纯洁透明。喝吧，尽兴的喝吧！在朦胧的醉意中才能更好地领略滇西北的古朴习俗；喝吧，尽情地喝吧！在这动听的歌声里才能体会到摩梭族的独特风韵。

滇西北高原之夜，神秘安详，随着悠扬的笛声，盛装的摩梭姑娘和穿着坎肩的小伙子们手挽手，脚跟脚，围着闪亮的篝火翩翩起舞。姑娘们百褶裙下修长的腿不停地变换舞步，小伙子们边高唱古老的调子，边踏着节拍，歌末处发出“阿偌，偌偌偌！”的喝彩。歌声清亮，篝火彤红，明月皎洁，湖水柔顺，从远处传来“阿哥哟，阿哥哟，月亮才到西山头，你何须慌慌地走……”的“走婚歌”……格姆女神已经安祥地睡下了，泸沽湖发出轻轻的梦吟声，可我的心情无法安静，泸沽湖永远隐藏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她的魅力令我魂牵梦绕，情系泸沽湖。

《云南民族报》1996年11月8日第四版



泸沽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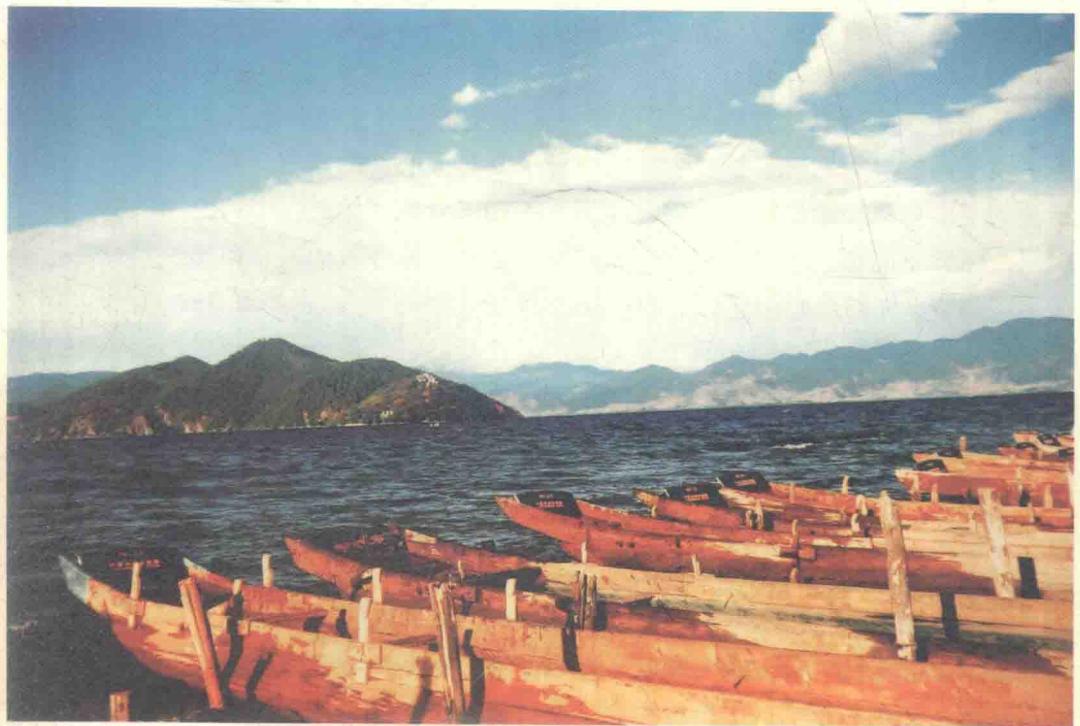
## 摩梭人的诺亚方舟

走进泸沽湖，她的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水天一色，意境深远；摩梭姑娘的百褶裙更是绚丽多姿；从木楞房袅袅升起的炊烟讲述一个遥远而古老的故事。那些“阿夏”姻缘把人们带到一个久远的童话世界里，但回到眼前再看一看在湖中荡漾的“猪槽船”，却让人百思不解。笨拙、呆板、造型简单的猪槽船和湖光山色相互交织在一起，总使人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和谐。直到一天傍晚和一位漂亮的摩梭姑娘湖边散步聊天，方才解开这个谜。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摩梭村里的大人们发现放牧的小孩下午回家都不吃饭，白天去放牧也不带晌午饭，感到非常奇怪便追问，小孩们便向大人们说坝子北面的大山洞里有一条大鱼，看不见头和尾，他们在鱼背上割鱼肉烧烤吃，今天割了明天又长，食之不尽。大人们不相信，纷纷跑到岩洞边察看，果然一条大鱼潜卧在湖中，村里人商议把鱼拖出来。他们选了九头大水牛，用比较结实的皮条绳把鱼捆好，一人指挥，火炮一响，九头牛一惊，人们一齐用鞭抽牛，这样九条大水牛就把鱼拖出了洞。鱼刚出洞，洞里“哗”的一声涌出一股白水，白浪滔天，顷刻间便淹没了村庄和人畜，坝子变成了海子。当时在家的几位妇女来不及跑就坐进猪槽中，水涨猪槽也随之涨高，这几位妇女得救了，她们便成了摩梭人的祖先。后来人们从猪槽能坐人中得到启示，在湖中捕鱼，捞海草，运送肥料和粮食，以至后来游客们欣赏湖光山色乘坐的工具，就是用一棵大树挖成槽的船，当地人称为猪槽船，外地人叫独木舟。

听罢摩梭姑娘的讲述，我对猪槽船肃然起敬，它虽然笨拙、呆板、造型简单，但意义深远，它从古朴、凝重、浑厚之中，托起美丽的精灵，使摩梭族这朵花在民族之园中更加璀璨绚丽、光彩照人。再回首凝眸泸沽湖这幅山水画卷，和谐自然，天然成趣，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实乃大手笔。游人们乘坐猪槽船向湖岛驶去……桨声、歌声、涛声向游人们讲述一个久远古老的故事：猪槽船——摩梭人的诺亚方舟。

《曲靖党建》2000年第10期



摩梭人的诺亚方舟——猪槽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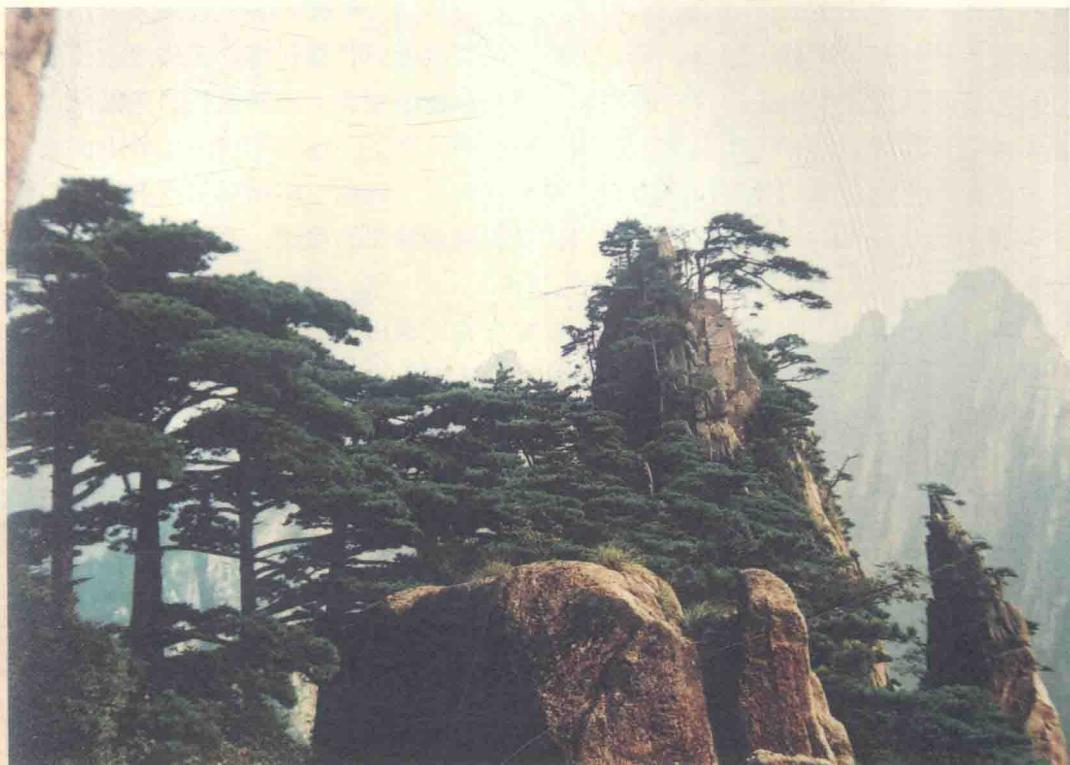
## 菌子山随想

有一个迷人的地方叫“菌子山”，它位于师宗县大同、五龙、龙庆三乡（镇）结合部，是师宗距太阳最近的山，海拔2409米。春季到来山花尽放，姹紫嫣红；夏至野菌丛生，野果满枝；暑尽秋至满山红叶，如诗如画；冬雪降临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从国道324线离开师宗20多公里，依着山势沿着山道行数公里后，仿佛就沾上了菌子山的灵秀之气，抬头吸上几口林子间沁人心脾的空气，顺便聆听几声清新雅淡的空山鸟语，举目望一眼农舍炊烟，不知不觉你开始踏入了一个植物园。跨入山门，你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掩隐在芳草绿叶之间，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带有花草灌木的幽香，你的身心痴在灿烂的山花之间，想到一些“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你的双腿已经晃荡着在山间的小道上徜徉。你的耳畔如果不是有不知名的小鸟在啁啾小语，就是有迷路的羔羊在“吟唱”，这就是菌子山，一座普通的山。

在山上以随遇而安的心境漫步，你会品味出更多的意蕴。山间低凹处空出的一片片宽阔的草地，把你牵引到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画面中去，看一眼这草地，就觉得脊背发痒想躺下打滚，嘴里叼着草根，眯起眼睛看白云苍狗，想女娲补天，从城市带来的身心污染似乎被涤荡得干干净净。沿山道登上山顶，山上的“爬地松”一层层紧紧依偎着大地，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不想离开大地母亲，老也长不大，山风吹来，矮壮的身子摇摆着，发出由远而近的“嬉语”，似在对歌，又像是梦呓。山的祥和像父亲，树的柔美像母亲。孕育出花的婀娜和娇美，她们像山路上偶然碰到的少女，不修边幅，不施粉黛，可遇而不可求，“养在深山人未识”，默默地一夜之间跨过冬天的栅栏，像赶潮一样地怒放着，红的、白的、粉的、黄的，在阳光雨露下张开笑靥。

牧童短笛中夕阳西下，在美丽面前，你流连忘返，最终还得离去。菌子山的名字至今没有多少游人所熟知，因为菌子山对自身美丽有着深深的自信，她想永远飘然于那些低俗的商业炒作之外，只想在挤得透不过气的旅游圣地之间，觅到闲云野鹤的位置，这却让那些淡雅君子，迁客骚人暗中窃喜，他们只把他的名字悄悄藏于心底，生怕让众多的脚板按摩后，清纯美丽自然的菌子山一夜之间，堕落成不是放荡就是沉沦的烟花女子。



黄山独秀

## 感受拐村

最忆幼时熟悉的乡间气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怀此心态，经朋友介绍，得悉龙庆乡拐村是一个梯田层叠、风景独特、风情浓郁的壮族村寨。工作之余和朋友开辆吉普车从龙庆乡出发向拐村驶去。吉普车在盘山便道上左转右拐，颠簸而下，正午才赶到拐村。站在村头高坡上眺望，蔚蓝的天空下，连绵起伏的山岭上，那一片片稻田用它绿油油的色彩由江边向山岭堆砌而上，染成一幅动感鲜活的图画。画中奔腾的南盘江水闪动着妩媚的波光，弹奏着情满珠江的旋律，万倾梯田涌向山寨似丰收锣鼓的余韵层层荡开。

拐村梯田没有元阳梯田那般浩森，也没有龙胜梯田的齐云之势，但有与江河同呼吸，与青山共媲美，与壮家儿女共命运的纤纤秀气和手足情结。梯田大多从江边向寨子一层层重叠推进，那富有韵律的线条，与凤竹、山泉、炊烟和壮家吊脚楼辉映，沾了一分灵气，撷了一份风情，采了一片阳光。在阳光的轻吻下，松竹挥毫，稻花飘香，峰壑填韵，让人昏眩，让人感叹。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安静聆听风声、涛声、鸟鸣声，别说是拍照片，就是休闲也让你乐不思蜀，游而忘返。

走进村寨，沿着寨边清澈的小溪漫步，好像走进静谧的沟谷雨林。千万棵苍松古榕从岩缝中顽强地生长出来，树树挺拔，株株俊秀，还有的古树顽皮地斜生歪长，构成一幅奇特的森林景观。很多地段小溪边的树木交枝碰叶，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稀落地洒下，看得见清澈的小溪中小鱼在安详地游动，令人爱不忍去。虽不见飞瀑高悬，但有银链般的清溪从绣满黛青色苔藓的乱石间蜿蜒流出，极其幽深，小溪轻轻的静静的，托着打旋的竹叶，潺潺地流着，叙说山寨古老的童话，流着壮家人的喜悦和欢乐，在小溪的引领下来到村的南头，壮家大嫂背着娃放着鸭，小溪中两个村童赤条条尽情在水中嬉戏，树林中野放的猪群悠闲地觅食。一个声音，一幅画面，一个镜头，让你心情如水，神宁气爽。

太阳不知不觉地偏西了，山风变凉，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在林间飞来飞去。牧归的牛群带来的清脆铃声，吊脚楼升起的袅袅炊烟，仿佛提醒我们，拐村山寨再美，我们也得离开了。驾上吉普车返回乡里，回想今天的风景，再一次品味自然和人类应该是亲密无间的兄弟。

《曲靖日报》2003年8月23日



梯田

## 大雁塔

一座塔，一盏古典的标灯，一座信念的法器；一卷经，一本内心的梵语，一幅信仰的画卷。

时光，沿着塔底往上生长。一千多年，一千多年曲曲折折来回，一千多个密密麻麻的年轮。

岁月，绕着卷经跑动，有限的页码锁不住无限叩拜，藏不下持续的心音。

沿着塔内旋梯而上，是脚步、是躯体，是比躯体更沉重的“灵魂”。

顺着塔外生长的，是草木、鸟巢，是比草木更有生命的种子。

踏在脚下的一片片辅石，是比一种凝望更加执着，永远守护的箴言；是马蹄声碎、改朝换代的历史；是鉴真两串执着的步履。

矗立在寺内的一棵棵古树，比多少朝代更加绵长，成就的是另一种亘古的佛身。

一座城市，因一座塔而更加肃穆古朴。

万代朝民，因为一卷经而更加虔诚。

大雁塔，古老的是砖、是瓦、是木、是树，是一些朝代的衣钵；而不老的是佛心、是故事、是缠绵的“长恨歌”，是静候的“兵马俑”。

2009年10月30日



大雁塔